

谷长春 / 主编

。满族口头遗产传统说部丛书。

松水凤楼传 (下)

该书通过生动的语言和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向人们展示清代中期吉林省江城令人眼花缭乱的社会景象，歌颂边疆大吏富俊、德英等几位吉林将军，为国家、为庶民鞠躬尽瘁、勤劳一生的可贵品德。

富育光 / 讲述 于 敏 / 整理



吉林人民出版社

谷长春 / 主编

—— 满族口头遗产传统说部丛书 ——

松水凤楼传 (下)

该书通过形象流畅的民间口语和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向人们展示了清代中期吉林省江城令人眼花缭乱的社会现象，歌颂了边疆大吏富俊、德英等吉林将军深沉忠贞的爱国热情以及为社稷、为庶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可贵品德。

富育光 / 讲述 于 敏 / 整理



吉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松水凤楼传 / 富育光讲述; 于敏整理. --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18.8

(满族口头遗产传统说部丛书)

ISBN 978-7-206-15272-6

I. ①松… II. ①富… ②于… III. ①满族-民间故事-中国 IV. ①I277.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89147号

松水凤楼传

SONGSHUIFENGLLOUZHUAN

丛书主编:谷长春

出品人:林毅

讲述者:富育光

责任编辑:刘子莹

整理者:于敏

装帧设计:张娜 杨硕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长春市人民大街7548号 邮政编码:130022)

印刷:长春方圆印业有限公司

开本:670mm×970mm

1/16

印张:59.25

字数:880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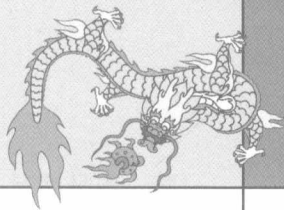
标准书号:ISBN 978-7-206-15272-6

版次:2018年8月第1版

印次:2018年8月第1次印刷

定价:178.00元(上下册)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尤成额一行所乘坐的两辆车行驶在山道上，人的心情好些了，精神随之便不那么紧张了，觉得轻松多了，甚至3匹马似乎也比来时跑得快了。大家有说有笑、又观山又望水的，没有丝毫的疲惫之感，一路十分顺畅，刚刚晌午就进了城。再向西拐，继续前行五里多地，远远看见了坐落于沙河沿儿南边的风楼。到了近前，一个个相跟着跳下车，伫立而望，这是一座不太大的二层小木楼，红砖围墙，顶盖、房架、外廊、立柱全是原木的。由于建造时未曾涂漆，加上风吹、日晒、雨淋，已看不出原木本来的黄白色了，而变成了或古铜色、或黄褐色、或暗红色。横梁上出现了多道小小的裂缝儿，就像一位满脸皱纹、饱经沧桑的老者傲然挺立在一片蒿草之中，高耸不凡。环绕红砖围墙四周的是6棵参天古榆，东边是一片粗壮的穿天杨，纵横交错，森森成荫，气势十足。

一行人穿过院子进入楼内，登上二楼，置身于外廊上，可见温德河两岸的柳林随风摇曳，水面的片片小舟轻快地驶入浩浩荡荡的松花江，十几只灰鹤在水边捕食，一群珍禽在半空中上下翻飞。时不时听到呜呜的风声，伐木者的号子雄壮悦耳，放排的流筏声儿依稀可闻。往西南方向望去，群山林立，雾霭蒙蒙，平原上突起了三四个小山包，白面娘子手一指介绍道：“你们看，西边的那座山乃著名的小白山，可谓本朝皇室的望祭殿，也是望祭长白山神的圣所。此山原先并不出名，自从皇家把它奉为望祭山后，渐渐便名传遐迩、声震神州了。”

站在旁边的尤成额来了兴致，接过了话茬儿：“早就听说吉林有座小白山，今日终得一见，确实不一般。长白山有三天女的传说，讲的是天宫住着3个美丽的姑娘，她们是同胞姐妹，老大叫恩库伦，老二叫哲库伦，老三叫佛库伦。一日，姐儿仨觉得天宫的生活太单调，死气沉沉，孤独寂寞，便相约化作白天鹅飞到了人间，在长白山的天池里沐浴。未承想临要返回时，小妹佛库伦误服一颗红果而有了身孕，怀胎12个月后产下个又白又胖的哈哈济，取名儿爱新觉罗·库布里雍顺。此儿生而能言，体貌奇异，聪明绝顶。长大成人后，乘小舟下三姓，平定部落之乱，被那里的人们奉为国土，并娶当地一位名叫百里的女子为

妻，国号满洲。康熙年间，英明的君主圣祖爷励精图治，富有远见卓识。他看到大清自入关、定鼎中原以来，不少满洲八旗子弟做了高官，终朝每日锦衣玉食，安于享乐，几乎忘了祖宗发祥之地，对苦寒的白山黑水望而生畏，裹足不前，不愿返回故乡去捍卫那片生养自己的土地。于是决心改变从清初一直到亲政以来出现的这股歪风，竭力唤起满洲人依恋故土之情，曾多次对身边的臣僚说：‘长白山是祖先繁衍生息之地，是国家北方疆土的象征，像五岳一样雄伟壮丽，应该前去进行一番查勘。’遂于康熙十六年五月颁旨，命宗室内大臣武默纳、侍卫费耀色等人从京师起程前往吉林踏查长白山，详细了解并掌握那里的情况，以便酌行瞻礼之。武默纳一行届时出发，十一月初返回，向皇上具奏。康熙听罢，又翻阅了记录，十分高兴，降旨封长白山为‘长白山神’，年年拜祭，祭礼与拜祭五岳相同。次年五月，又遣武默纳及一等侍卫对秦亲赴关外，到长白山拜祭、瞻礼。雍正十一年，雍正帝胤禛考虑到去长白山路途遥远，山高水寒，去一次十分不易。为使拜祭更方便些，便选定了吉林近郊的小白山，在那里望祭长白山，望祭殿的地址正是在温德河子附近。所建望拜殿有正殿五楹，两座二楹牌楼以及祭品楼，每岁春秋，皆委派将军率属员隆重望祭。康熙朝的著名流人吴兆骞曾写就一首《封长白山祭祀诗》，其中的几句很有气魄，乃神来之笔：

日华遥合扇，
云气回成宫。
列嶂辉琼雪，
双流互玉虹。
水哉符宝势，
赫亦丽璇穹。
仙霭凝岩紫，
高霞镜琤红。

此诗把长白山的风光、山色、峻拔、气势描述得惟妙惟肖，点染得颇有神韵。”

茗兰插言道：“还有一首诗写得也很美，生动感人，其中有这样的句子让我久久不能忘怀：

紫气东来常郁郁，
白云东起镇英英。
荐帛璠紫翘望处，

地灵亿载护神京。
祥征朱果符长发，
秩配贵祇佑永清。

乾隆十九年九月，乾隆帝巡幸吉林，率群臣来到小白山望祭长白山，祭罢挥笔书就一首诗《望祭长白山》：

诘旦升柴温德亨，
高山望祭展精诚。
椒馨次第申三献，
乐县铿锵叶六英。
五岳真形空紫府，
万年天作佑皇清。
风来西北东南去，
吹送膻萝达玉京。

在这首诗里，乾隆帝以无限深情把当时臣民对神灵的崇仰、膜拜以及赤诚之心勾勒得淋漓尽致，令人肃然起敬。祭祀的盛况更是犹如在眼前：天亮了，太阳一出来就笼起了篝火，于温德河附近的小白山望祭长白山。吹响羌笛申三献，乐器的铿锵声十分和洽，祭祀是要供牛羊的，故而让东南西北风吹送膻牲的香味儿，直至遥远的天地神灵所在之地。此诗写得非常有感情，且语意深长，可谓千古绝唱。”

尤成额很喜欢诗词，听罢夫人的吟诵，不禁感慨万千，一边细细品味着，一边啧啧称赞着。白面娘子听得几乎入了迷，待回过神时，方不无羡慕地说：“姐姐真不愧为才女呀，知之甚多，吟诗还蛮在行，够我学一辈子了。凤楼这块儿不但景致好，距望祭殿近，而且地处交通要道，从沙河沿儿往东去的那条道通往盛京，去京师的大御路有多处驿站相连。无论是圣祖皇爷玄烨，还是高宗皇帝弘历，只要摆驾吉林，所带之皇后、皇妃、皇子、文武官员以及随驾扈从数千人必从此道而来，再从此道而返，一路上留下了许多帝王有感而发的诗词、典故，在黎民百姓中传流不息，后人享用不尽。姐姐，你们来江城时，走的也是这条道，并从凤楼经过，此乃进入吉林的咽喉之路。”

大家听后，这才恍然大悟，尤成额夫妇、庞氏兄弟不住地点头，小满堂则故作夸张地惊诧道：“哎哟，哪知来时已经路过凤楼了，当时也没怎么注意呀！别看小木楼不起眼儿，却是块儿宝地呢，能够住在这儿乃三生有幸，得感谢小白丫姐姐的关照哇！”

白面娘子抿着嘴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拿出钥匙把楼上楼下的房门一间间全部打开，请大伙儿进屋歇着。茗兰从内怀掏出纹银交给小满堂，让他去集市买些米面油盐 and 烧柴，白面娘子忙阻拦道：“姐姐，这可不行，到妹子家还得自备吃食，那不打我脸么？纹银你先留着，以后用得着。姐夫乃一介书生，未经受过磕打，身子骨儿不够壮实，必须注意保养，腰兜儿空空哪儿成啊？再看看你自己，有了身孕也不吱一声儿，已经稍稍显怀了。等小公子降生了，那可是费钱的时候，不怕花不出去。”紧接着又回过头冲小金佛吩咐道：“你快去趟花仙楼，把车套上，多拉些柴米油盐来。噢，还有啊，将老厨子王财、侍女小香和小曼带来，从今往后就在凤楼干差了，伺候茗兰姐姐并给他们做饭，王师傅的厨艺好着哪！”小金佛应声儿而去。

小满堂的动作倒挺快，先把所有可以开合的窗扇儿都捋起来了，以便通风换气。然后拎起木桶去不远的井边提来水放在地当间儿，大伙儿立马动手收拾屋子，有用笤帚划拉墙面的，有扫地的，有归拢外廊的，有擦拭门窗、桌椅的。真是人多好干活儿，只一个时辰便打扫得干干净净，这才倒出工夫站在一楼的厅堂，一边上下观瞧，一边合计着几个人得怎么住。小木楼的一层正南是客厅，东西两侧各有一间卧室，北面是厨房和饭堂。二层有外廊和阳台，东侧是挨排的两间带有小暖阁的屋子，西侧有一间卧室，把头儿还有一间。尤成额的习惯是每天除了读书、吟诗，就是作文章，感到疲惫时出外散散步，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为有个雅致而清静的读书环境，夫妇俩选择住在二楼东侧的两间屋，其中一间作为书房。把头儿的那间给小曼、小香住，以方便料理少爷、少奶奶的起居，西屋给小满堂住。一楼的东屋由庞荣、庞庆住，西屋由王财师傅住，余下的地儿陈放车马具。白面娘子和小金佛偶尔在此留宿时，可住在二楼的西屋，小满堂则下楼与庞氏兄弟挤一挤。定下后，大家开始卸车，将梳妆台、书箱子及行囊、物品等一样儿一样儿地搬进屋，再抬上二楼，规规矩矩地摆在应该放的位置。刚刚忙活得差不多了，就听小金佛在楼外喊道：“馆主，东西拉来了，啥时候卸车呀？”

大伙儿跑到外廊扶着栏杆往下一看，一辆车停在院子里，小金佛的旁边站着两个侍女，还有一位 50 多岁的老者，个头儿不高，慈眉善目，干净利落，从衣着看是当地人，不用问，定是厨子王财师傅了，4 人正笑咪咪地仰脖儿往楼上瞅呢！白面娘子冲下一挥手道：“还等啥呀，赶紧卸车，肠子肚子早打架啦！”

庞氏兄弟和小满堂回身跑下楼，把米面油盐拎进厨房，烧柴堆在楼后的仓房内，王师傅挽起衣袖生火做饭。过了约半个时辰，白面娘子见全部安顿妥当，晚膳也备好了，便对尤公子和茗兰说：“姐姐、姐夫，时候不早了，我就不陪你们吃饭了，得赶紧去花仙楼看看，肯定有不少事儿等着办呢，只能暂先告辞了，待处理完了再来看你们。”然后又转向庞氏兄弟和小满堂道：“各位对此地不太熟，有什么困难尽管说，别客气，小金佛可帮忙照顾着。放心住吧，过几天就不会觉得陌生了，而且会越来越喜欢这儿，没准儿撵都撵不走呢！”话说得很风趣，把大伙儿都逗乐了。

白面娘子走后，小曼、小香伺候少爷、少奶奶洗漱完毕，换上了干净的衣衫，来到饭堂。大家围桌而坐，桌面摆满了色香味俱全的菜肴，多少日子没这个口福了，个个食欲大开，痛痛快快地饱餐了一顿。膳罢，天已擦黑儿，由于从清晨就开始折腾，一直未得闲，感到十分疲乏，便各回各屋早早歇息了。

尤成额一行从此在风楼住了下来，他们喜欢这个地方，每天可观赏日出时的青山绿水，感受凭栏远眺的惬意，尽享树阴楼下凉风习习的舒爽，对所有的一切都非常满意。尤其是茗兰觉得随心极了，对夫君的日常生活越发关照有加，还有两个侍女伺候，基本上用不着小满堂了，使其一到晚间只要有机会，就去楼下的东屋或西屋住一宿。他在二楼睡得好好的，为什么非下楼跟人家挤住呢？有两个原因。一是小满堂自打到了江北拘緝营，便与庞氏兄弟住在一起，已经习惯了。突然分屋而卧，总像缺点儿啥似的，感到没了依靠，惟有在他们身边才觉踏实。二是小满堂毕竟在京师长，未经风雨，没有山区的生活经验。加之来风楼的路上，白面娘子曾讲过近段时间又哄哄小木楼闹鬼，说得有鼻子有眼的，传得沸沸扬扬，整个江城都知道了。他当时一听，心不由得收紧了，浑身起了一层鸡皮疙瘩。再看看二位小主子，发现他们对此并不介意，想说点儿啥也不敢开口了，怕受到斥责，只是随便敷衍了几句。

住进风楼后，白天还行，该干啥干啥，忙活得挺欢。一到晚上就蔫了，心也悬起来了，从未睡踏实过，半夜想解手不敢一个人去外头的茅厕，总是编出各种理由把睡在一楼西屋的厨子王财唤醒，二人一块儿出去。回来躺在炕上全无困意，便又悄悄溜下楼，向王师傅打听发生在小木楼的一些事儿以及是否真的闹过鬼。王财则表示以前从未来过此处，这是头一遭，真的假的我也不清楚。嘿，好么，等于没说！小满堂的心

更不落体了，只盼着天快点儿亮。尤成额夫妇晚上没啥事儿一般不唤小满堂，所以在他觉得实在熬不住的时候就下楼了，与庞荣、庞庆挤一铺炕，仗胆儿。好在来的这几晚平安无事，也未发现什么异常，一切都挺顺当的。

可十多天后，小满堂觉得二楼不像一楼那么静，夜里总是有动静，声音有时大些，有时小些，分辨不出从何处传来的。他原本觉轻，胆子又小，每每睡到半夜便被惊醒，吓得头茬儿一下子全立起来了！没招儿了，不是下楼唤醒王师傅，就是往庞氏兄弟被窝里钻。

前书讲过，庞荣、庞庆非比寻常，乃武林中的佼佼者，从不相信世上有什么妖物，对风楼传出的所谓鬼哭声儿更是笑称此乃无稽之谈，没有任何根据，纯属自己吓唬自己，不必胡乱猜疑。庞荣是位胆大心细的高僧，白面娘子曾就风楼闹鬼之事问其信不信？怕不怕？他表面回答不信也不怕，如有机会，还想会一会呢！实际上，这是一种好奇心使然，也是武林中人特有的机警。自打住进风楼，他就时时注意，处处小心，争取尽快熟悉此陌生之地及周围的环境。这几天夜里也听到有动静，或是来回走动发出的嚓嚓声儿，或是轻微的噤里啪啦声儿。夜半更深到外头解手或给马喂夜草时，还能听到似乎从楼顶传出的脚踏木板的响声，仔细再听又没声儿了，好像在故意跟你捉迷藏似的，一时百思不得其解。估计是风楼建造有年，早就没人住了，风吹日晒，木质干燥，开裂有声。再有就是风楼四周生长着参天的古榆，树干与二楼相接，顶端繁茂的枝叶已超过楼高，风大树摆，自然会有动静。枝杈的摇动之声与碰撞墙壁所发出的声音混杂在一块儿，夜间听起来显得格外清晰，人们惊诧之余，容易产生各种各样的猜测，闹鬼之言随之也就传出了。

又过了几天，小金佛来了，也证实夜半楼顶有异动之声，十分瘆人，是和小满堂一同到外头解手时听见的。庞荣心里明白，不管他俩咋说得沉住气，因为自己是这几个人的主心骨儿，都眼睁睁地看着呢！即使真发生什么事儿了，也不能乱了方寸，必须稳坐钓鱼台，否则大伙儿会愈加紧张、害怕，甚至六神无主。想至此，便若无其事地说：“怎么，有点儿动静就吓破胆了？你们想想，风楼建造那么多年了，又是木质的，天长日久木头必然干裂，发出响声不是很正常么，没啥奇怪的。”

小满堂和小金佛对庞荣的话将信将疑，也不好再说什么，摸摸后脑勺儿转身走了。紧接着小满堂一天一报，说是楼上肯定有动静，还不小呢，根本不是什么木头开裂之声，可谁又知道鬼怪行走是啥声儿啊？庞

荣听后，暗地里琢磨开了：“不过一座空楼，为啥突然不平静了？看来事出有因。世上本无妖物，所谓的‘闹鬼’不是鬼在闹，而是人在闹，还一个劲儿地折腾，这就不是小事了，须重视起来，认真对待，多加注意，时刻警惕。”这么想着，便偷偷叮嘱庞庆：“晚上精神点儿，最好和衣而卧，不可睡得太死。得把师父教的那招儿拿出来，睡觉时睁一眼闭一眼，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想方设法弄清虚实。如果公子和夫人因此而受到惊扰，咱们更对不起桂良大人了，脸上也无光，还称什么少林寺高僧啊！”

庞庆答应道：“哥，放心吧，知道了。真要是有人故意捣鬼，制造事端，决不客气！”

一天晚上，满堂见二位小主子早早进屋歇了，再没啥事儿了，正好小金佛也在，便将其叫到西屋一块儿上炕躺下了。将近丑时，睡梦中的小满堂突然吓得一激灵就醒了，不是好声儿地惊叫道：“唉呀妈呀，什么东西呀，在我腿肚子上呢，冰凉冰凉的！”边喊边跳了起来，一头钻进紧挨着自己的小金佛的被窝儿，抱着他一动不敢动，浑身哆嗦个不停，小金佛一时不知所措。

半睡半醒的庞氏兄弟听到动静一骨碌爬起，腾地跳下地，犹如狸猫几步蹿上二楼推开西屋的门，庞庆忙把油灯碗的灯捻儿用火石打着，屋子立马亮了。庞荣走到炕边，欵地掀开小满堂的被子，发现里面蜷曲着一条不太粗的土球子蛇，随即伸手掐住七寸提溜起来用力一甩，啪的一声扔到地上，那条蛇抖了几下便不动了。蛇的出现，使他们困意全消，小金佛和小满堂也穿衣下了地。庞庆又点着了一盏獾油灯，满屋通亮，4人分头各处窺摸，看看蛇是从哪里爬进来的。往上瞅了瞅天棚，全是木板相叠而成，木板与木板之间严丝合缝，蛇无法钻进。还是庞荣观察得仔细，发现东墙角儿的天花板有道裂缝儿，差不多手指肚宽，惟此处有机可乘，那条土球子蛇显然是从这里爬进并掉到炕上的。如此看来，天棚上必有麻雀，因为那是蛇的佳肴。麻雀繁殖很快，逐年增多，才将蛇引进天棚的。蛇的行动非常敏捷，捕捉麻雀食之，轻易不会往没有麻雀的洞外爬，它是怎么从天棚掉下来的呢？庞荣认为若想弄清缘由，只能亲自到天棚上察看一番，于是便嘱咐小金佛和小满堂，不要向外张扬土球子蛇昨晚光临凤楼了，以免吓着公子和夫人，就当啥事儿也没发生。

之后接连两天，夜晚安静得很，一点儿动静没有。第三天中午，庞

荣吃完晌饭，回房眯了一小觉，起炕后便观察起小木楼来，先从一层开始。他可不是闲着无事欣赏一个物件，而是在寻找可疑的迹象，这里敲敲，那里拍拍，从上看到下，从左看到右，丁点儿地方不放过。结果发现此楼的建筑质量不错，所用的都是优等木料，结实耐用。虽然正经有年头儿了，个别横梁或立柱已出现一道道小小的裂纹，但木板儿之间却没有空隙，还那么紧凑，门窗也挺严实，这很不易。看罢一楼登上二楼，手摸墙壁一个墙角儿一块木板儿地连敲带拍转圈儿瞅，也没有缝隙，门窗同一楼一样严实。可以肯定，一层、二层皆无异常，不可能产生响动，更不会有外人进入，疑点只能在天棚上，因为土球子蛇是从那儿掉下来的。

庞荣反身下至一层，推开大门来到院子里，围着木楼各处细细地瞧瞧，再绕出院外察看四周的情况，包括地面的蒿草是否有踩踏的痕迹。倘若夜里有不轨之徒来过，蒿草不会直立而齐整，必将被踩倒，留下一行清晰的脚印，显然现在一切正常。抬头上望，凤楼坐落在足有百年的6棵参天古榆之间，每棵皆有两三抱粗，像罩着6个伞盖。令人称奇的是其中两棵最粗的枝干从半中腰开始不往上长了，而是往木楼的方向平长着，比房顶要高些，枝杈向上伸展着。庞荣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寻思道：“哎呀，这可不好，枝干像天桥一样，想上去不用架梯子了，攀援到树中腰踩着枝干便可以跳入楼顶。怪不得天棚有蛇呢，它能从树上钻进楼内，这就是极好的通道啊！人也一样，打算潜入木楼不一定非从大门进，只需走树上就行了，一块儿去几个都没事儿，经过天然的天桥便可顺利到达楼顶。尤其是武林中人皆有轻功，在非常情况下，大多会选择走‘上路’，从树的顶端腾跃，于房脊中穿行，飞檐走壁，不费吹灰之力即可进入目标。这是个必须重视的漏洞，直接威胁到楼内人员的安全，小觑不得。”想到这儿，为了看得更真切，遂走到古榆跟前，收胸运气，双腿稍屈，单脚一点地拔地而起，轻轻落到主干上。再双手、双脚并用，噌噌噌几下攀到高枝上，紧接着像花鼠子似的爬到了树尖儿。此刻，风吹得古榆呜呜作响，枝叶摇来晃去，他手把粗树枝往下瞧，古铜色的小木楼就在脚下，清清楚楚。然后犹如猿猴一样下到树中腰，凭借横向伸展的枝干一点点地向前移动，渐渐接近了木楼。待挪到尽头低眼一瞅，竟吃惊地发现脚下有些枝杈曾被踩蹬过，外皮有破损，内皮发干，上面沾有少量的泥土，不仔细看还真瞅不出来。这说明早已有人来此光顾，且不止一次，而是多次从树上穿行，木楼的棚顶被

暗中秘密使用，只是楼的主人还不知晓而已。由于古榆高，木楼矮，树干与楼壁之间上有一臂远的距离，若想进入楼内天棚，只能从枝干垂直跳下，在下落的瞬间，适时把住木楼顶端向旁伸出的边沿，然后再跃至楼顶。如果由于不慎而出现丝毫偏差，必将摔到树下，不死也得残废。因此，若想从“天桥”到达楼顶，没有一定功底的人是很难成行的。从踩蹬枝干致其表皮破损的程度看，造访者轻功甚好，腾跃自如，飞檐走壁之能绝非寻常，惟世外高人方能做到。那么，此人缘何到楼顶的天棚栖身呢？不得而知。

庞荣半蹲在“天桥”上，越思摸好奇心越强，非要探个究竟不可。别忘了，他练就了闻名的鹰爪功，这回派上用场了。于是屏住呼吸，运用轻功照准木楼的房顶从枝干上跳下，在下落的一刹那，以双肩探海之式两手把住楼顶外檐儿，十指紧紧抠住其边缘，全仗手指的抓力，继而来了个鹞子翻身，伸直腿往上一挺，双脚稳稳地站在了楼顶。四下一瞅，北面几块立起的木板引起了他的注意，快步走到跟前，挪开木板，现出一扇半人高的进出天棚之小木门。蹲在门口儿侧耳细听，里面静静的，一点声儿没有，但不能贸然进，以防遭人暗算。又敲敲门板，特意弄出响动，倘若隐蔽之人为了自卫正手拿凶器对准他，由于有准备可以及时躲过去。听了一会儿仍无动静，估计没有人，这才拉开木门，轻轻跳入天棚内。站定细瞧，发现里面颇宽敞，东西两侧各开一扇小天窗，阳光透了进来，不仅不暗，还挺亮堂。棚内既有横梁，又有立柱，斜向交叉在一起。尽管有一定的空间，人在里面也直不起身，只能哈腰钻过横竖交叉的木柱前行，不很方便。地上铺了些破羊皮垫子，靠边放着几个木头墩子、一摞瓷盘子、七八个白底蓝花瓷碗，筷子扔得到处都是。摆在最上面的那只盘子里装着狍肉干儿和几块咸菜，还有3个尚未干透的玉米面饼子，说明隐蔽之人离开时间并不长，最多两三日。庞荣拍了拍脑门儿，恍然大悟：“怪不得这两天棚顶没动静了呢，原来人已经走了，小满堂被窝儿钻进的土球子蛇，很可能是他们故意恐吓而从东墙角儿的天花板裂缝处扔下的。从铺的这些羊皮垫子和所使过的碗筷看，肯定不是一个人，至少四五个人。他们是干什么的？为啥在此躲避？选择秘密藏匿，说明干了不可告人的勾当，起码与朝廷不一心，不是匪类，就是专干小偷小摸的贼人。他们真够能琢磨的了，竟跑到天棚内栖身，肯定认为楼中主人轻易不会察觉，即使听到点儿动静，不见人来人往，也不会多想。可时间一长，总能听到响动，自然就往心里去

了，以为木楼闹鬼了，却不知真有人住在这儿。不过让人不明白的是就算他们是匪类，见不得天日，只能东躲西藏的，那也用不着住在这儿。北地山高林密，野兽繁多，林中随处可见猎户为晒皮子所搭的马架子，不到熟皮子时，一般没人住，大多都空着。他们完全可以住进马架子里，不太容易被人怀疑，以为是打猎的呢，可比住在顶棚方便多了。功夫再高超、登高再不费劲儿，总得树上进、树上出吧？哪有走门顺当啊！”

庞荣一边思摸，一边左观观右瞧瞧，希望能发现点儿蛛丝马迹，从而判断这是些什么人。忽然眼前一亮，影影绰绰地看到左前方距羊皮垫子5米处的立柱上，似乎写着什么。忙走到跟前一瞅，果然有字，是用化石粉涂的，上写“阿尼金刚大师”、“疙瘩梁子”等字样，心中立刻产生了一连串的疑问：“哎，难道他们与佛家有牵连？这‘阿尼金刚大师’是谁，与大师兄一指金刚侠有否关系？白面娘子曾介绍过，眼下吉林境内有几位高僧，范家堡子的庄主范蔼仁身边就有两位，一位是夺魂僧者，一位是静空大师，声称从登封少林寺下山而来。或许真的赶巧了，是我的二师兄、三师兄也未可知，真若如此，就不用到处寻了。另外，向班布泰传授少林武功的那位师父又是谁？也声称是少林寺来的，能不能是大师兄呢？等到闲下来时，为弄清子丑寅卯，把握住机会，不至于同师兄失之交臂，有必要去范家堡子拜望一下那两位大师。再有就是疙瘩梁子在哪儿？是个什么所在？所有这些都得有个准确的答案。”想至此，走到天窗下看了看天，太阳快要落山了，不能继续耽搁了，待回到楼内同庞庆商量商量再说，随即反身往小木门那儿走。前行了没几步，便不得不弯下腰钻过两根斜向交叉的立柱，就在一侧头时，冷不丁看见其中一根柱子上粘着一块儿长方形、揭得薄薄的桦皮，显然是当纸张用的。想瞧瞧上面是否写了什么，可惜顶棚内已暗了下来，根本看不清。伸手摸了摸，桦皮尚未干，略微有点儿潮。贴近闻了闻，原木的味儿犹在，显然粘上的时间不长，打算留给某个人的。也就是说，留下桦皮的人走了，还会有人光顾风楼的顶棚。庞荣不由得一阵兴奋，何不在此等一等，看看来的究竟是何人，也好与其会一会。赶紧又退了回去，走到西北角儿一处光线较暗的地儿蹲下身，静静地等着。等啊等，直到天完全黑了，星星都快出来了，也不见个人影儿。本想再等一会儿，又担心公子和夫人有事找不到自己该着急了，只好先回去。于是走到斜立柱跟前，揭下那片长方形的桦皮小心卷起揣进怀里，摸索着出了小门儿，来

到紧挨古榆的房檐边，身子往上一蹿，不偏不倚正好纵上了“天桥”。再脚踏枝干一点点儿挪至一侧，沿树身滑下，悄悄儿进入楼内，推开了东屋的门。

此刻，庞庆正急得火上房，在地当间儿转来转去等着呢！猛一抬头，见兄长没事儿人似的进屋了，这才长舒了一口气，说道：“哥，去哪儿了？也不知会一声，让人多不放心哪，可急死我了。若再不回来，我就出外找你了，就怕出点啥事儿。”

庞荣笑道：“有啥不放心的，哥这身板儿你还不知道，几个壮汉捆一块儿也不是个儿呀！我去楼顶了，大有收获，你猜看见什么了？”

庞庆说：“这谁能猜得着啊，别卖关子了，快告诉我吧！”

庞荣拉着庞庆上了炕，一边一个地坐在炕桌旁，一五一十地将所看到的一切告诉了弟弟。接着从怀中掏出桦皮卷儿，慢慢展开，庞庆把炕桌上的油灯捻儿拨亮，二人的头凑到一起一瞅，桦皮上果然有黑色的字，是用木炭尖儿写就的，十分工整，共17个字儿：“群雁东翔，黄河分向，难寻棠棣，速到疙瘩梁。”庞荣啪地一拍大腿道：“没错，这是大师兄的笔迹，一眼就能认出来。他做啥事儿都特别认真，字也写得一笔一划的，从不潦潦草草。”

庞庆点点头道：“嗯，是大师兄写的，我认识他的字体。”

庞荣分析道：“从天棚上留下的碗筷、铺的羊皮垫子看，估摸得有四五个人住在那儿，很可能是一伙儿的。吃食有狍肉干儿，玉米面饼子，咸菜条儿，棚内闻着多少有点儿烟味儿。狍肉干儿肯定不是大师兄能享用的，那他啥时候上的天棚、又为什么去呢？或许是正在追查的某件事与那些人有关？当时我一瞅‘阿尼金刚大师’那几个字儿就觉得眼熟，很像是大师兄留下的，因为写在较窄的立柱上，字的横与竖受到面积限制而显得不十分舒展，所以不敢确定。倘若真同咱猜测的那样，毫无疑问，阿尼金刚大师即一指金刚大法师，也是班布泰的师父。”

庞庆听罢，思忖片刻，说道：“哥，依我看不如这样，先向白面娘子打听一下有关情况，然后去见见班布泰，心中有数了，再前往疙瘩梁寻找大师兄。只要他在师兄弟身边，咱就有主心骨儿了，诸事可一起商量着做，所有的谜团定能解开。”

庞荣赞同道：“言之有理，但愿能找到大师兄，也省得长眉长老惦念了。”

哥儿俩越唠越兴奋，毫无倦意，把所有发生的事从头至尾缕了一

遍，一直聊到三更方睡下。

时令已交初秋，天气逐渐凉爽，掐指算来，距九九重阳节尚有月余。尤成额公子一行自打搬进凤楼，白面娘子就告诉他们，重阳节那天，一块儿去面见土地爷爷和赫赫有名的赛冲阿将军，并陪同二位大人前往马尾山放鹰捕大雁，届时还可看到现任吉林将军。当时大家听其传罢这个口信儿高兴极了，此乃令人振奋的喜讯，机会难得，期盼着那一天快些到来。然而在喜讯面前，不同的人想法也不尽相同，可以说还挺复杂，个个内心皆有小九九。拿庞氏兄弟来说吧，认为自己受雇于京师的桂良大人，负责安全护送尤成额夫妇抵达江城。虽然路途遥远，风餐露宿，吃了些苦，但一路总算顺利。万万没想到的是到了吉林后，却被秦名远和杜宝算计了，与尤公子和夫人一起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而且那二人恰恰于吉林将军衙门任职，火儿都没地儿发，既憋气又无奈，英雄无用武之地。尽管受了很多委屈，重阳节那天面见富俊大人、赛冲阿将军和现任吉林将军松林时，咱不能因此而有失体统，有话好好儿说，不可耍性子，让3位大人看看少林弟子的修养如何。还要把到吉林的所见所闻以及所掌握的个别官员违反大清律的做法、行为如实向大人禀报，提出建议，也算是作为大清子民尽点儿责。反过来倒要看看父母官吉林将军以什么面目出现，面对此情此景该如何做，对坏人坏事是包庇纵容呢，还是依法严加惩处。如能对桂良大人有个合乎情理的交代，作为护送者回京也好有个复命，咱拭目以待。

尤成额和茗兰怎么想的呢？公子所思虑的只有一点，即充分展示自己的德与能。住在京师时，贤内助茗兰对夫君给以精心的照料、全力的支持，从不无故打扰，不给增加额外负担，不让操没用的心，家里家外的事儿一人担。公子每天惟一要做的就是专心致志的读书，开动脑筋作文章，随时准备应聘。来到吉林后，一直牢记离开京师时，桂良大人语重心长地叮嘱：“成额，务要勤于学问，不可荒疏，舅舅只能予以引荐，将来的仕途如何，全凭自己的努力和造化了。切记，不能以长辈的权势掩疵，好自为之，光彩如玉应发自身也。”他以此为鉴，丝毫不敢懈怠，终日抱卷而眠，养成了痴狂苦读圣贤书的好习惯。九九重阳节有幸拜见富俊等三位大人，认为应抓住此契机，让他们知道本人并非等闲之辈，不是仰仗着总督大人的推举来吉林讨饭碗的，而是确有饱学之才，不仅胜任教学之职，还绰绰有余。

作为妻子的茗兰比丈夫想得要多些，在京师时，就对北地的江城充

满好奇，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一直跃跃欲试，期盼着早日登程，亲眼目睹那里的山山水水。满心欢喜地抵达吉林后，却被一瓢冷水从头浇到脚，弄了个透心凉，遭了不少白眼，苦楚无处倾诉，疑惑、反感、愤怒淤积心头。然平静下来仔细思摸，做人应豁达大度，不能只瞅眼下，不可算小账，要往前看。而今将在重要的节日里拜见三位值得尊敬的大人，更需沉着冷静，言行得当，礼数周到，彰显自身的修养和品格，不能给引荐者丢脸。

相比之下，小满堂想得就简单了，只为少爷捏把汗，深怕不能如愿受聘，前途未卜，不仅对少爷、少奶奶打击沉重，大伙儿也跟着遭罪不是？故而内心寄希望于引见人白面娘子，盼其能在三位大人面前替小主子多说些好话，夸赞一番，以便能顺利就任左翼官学教习之职。总之，每个人都在默默做着准备，待重阳节那天见到大人时，我该怎么说、怎么做。

一日清晨，尤成额夫妇刚刚洗漱完毕、正要下楼去饭堂用膳，庞荣急匆匆地上得楼来，将茗兰叫到一边，小声儿说道：“妹子，告诉你个不好的消息，白面娘子失踪了，恐怕是被什么人囚禁起来了。”

茗兰听后大吃一惊，心想：“是呀，刚搬到凤楼时，她三天两头儿往这儿跑，往往是人未到声儿先到。近几日确实未见她来，还以为花仙楼那边太忙，无法脱身，怎么突然竟踪影全无了？”遂问道：“荣哥，依你看，这是谁干的？”

庞荣回道：“跑不了秦大门牙，我们离开拘缉营住进了凤楼，他能不知道么？第一个就得问乌三儿。当弄清是白面娘子的主意时，心里肯定没了底，担心事情败露，这才下了手，目的是封住白面娘子的嘴，看其究竟掌握些啥、做了些啥。”

茗兰又问：“荣哥，你是怎么知道她失踪的？”

庞荣从内怀掏出一片儿纸递给茗兰道：“今晨一觉醒来，发现这张小纸片儿就在我的枕边，不知啥时候、谁放的。我和庞庆都觉得挺奇怪，昨晚准备歇息时，是我关的房门，肯定关严了，那么人是怎么进来的？另外，我们兄弟觉轻，有动静准醒，可为啥一点儿未听见呢？琢磨来琢磨去，认为来者必是武林中人，功夫不在我俩之下，还真遇上高手儿了。”

茗兰听罢，低下头仔细端详手中的纸片儿，看上去是从毛头纸上撕下来的，上面用墨笔写着一行字：“老四、老五，速救白娘。”思忖片

刻，说道：“这位世外超凡之人不仅讲义气，而且通情达理，显然是打算帮助我们。倘若他是歹人，咱就不会平安无事了，可为什么不唤醒你俩呢？”庞荣双手一摊，摇了摇头，不得其解。

茗兰有些焦急，紧接着又道：“荣哥，白面娘子已经吃了不少苦了，无论如何不能再遭殃了，一定想法儿搭救才是。赶快四处扫听扫听，看看有线索没有，要抓紧，夜长梦多，千万别出啥事儿呀！”

庞荣安慰道：“妹子，稍安勿躁，待我与庞庆合计合计再说，会有办法的。”

大家用罢早膳，庞氏兄弟一块儿回到东屋，静下心来分析究竟是谁给报的信儿。庞荣说：“弟弟，咱在吉林一无亲，二无故，两眼一墨黑，谁也不认识。老四、老五的称谓，乃师父和三位师兄只在少林寺才这么叫咱俩的，那位造访者怎会知道？恩师长眉长老不可能到这儿来，惟一可能的只有三位师兄了。咱们猜得或许没错，那位阿尼金刚大师就是班布泰眼中的一指金刚大法师、我们的大师兄一指金刚侠，当下正于辽东一带奔走，还让去疙瘩梁找他。”

庞庆赞同道：“兄长所言极是，大师兄一直在身边保护咱，却不能见面，其中必有原因。这也告诉我们，咱在吉林不是单枪匹马，身后有本派兄弟做靠山，暗中互相扶持，互相照应，天王老子也不用怕。”

庞荣说：“不妨这样，先向白面娘子最贴心的小金佛了解一下她近日的行踪，然后再据此商量对策，你以为如何？”

庞庆点点头道：“行，算得上最快捷了，就这么办！”

庞荣随即起身出屋，楼里院外转了一大圈儿，没看到小金佛。回头又去了厨房，见王财蹲在灶坑前，顺手拽过一把柴火正在往里填塞。小金佛的左手掐着一只已宰杀完的白天鹅，右手一根根地拔其身上的绒毛，样子十分认真。这只白天鹅是今儿个一大早，王师傅起炕后没啥事儿去江边溜达时，从一位猎人手里买下的。初秋的天鹅又肥又嫩，肉厚味美，寻思公子和夫人从未吃过松花江上空飞翔的白天鹅，这是特意买来给他们尝鲜的。庞荣站在门口儿看着小金佛的一举一动，心想：“这个在家乡原本挺不错的后生，进城后一脚迈入妓馆就变了，所接触的人鱼龙混杂，所干的见不得人之事皆为秦名远唆使的，并入了黑道儿，与那些人称兄道弟。真乃跟着啥人学啥人，跟着好人做善事，跟着恶人做坏事，关键是由谁带。尽管如此，他身上仍保留一些农家孩子所特有的那种淳朴，眼睛里有活儿，手脚勤快，不偷懒，但愿以后能彻底学好。”